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癡魂驚惡夢

話說寶玉下學回來，見了賈母。賈母笑道：「好了！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。去罷，見見你老爺去來，散散兒去罷。」寶玉答應著，去見賈政。賈政道：「這早晚就下學了麼？師父給你定了功課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定了：早起理書，飯後寫字，晌午講書念文章。」賈政聽了，點點頭兒，因道：「去罷，還到老太太那邊陪著坐坐去。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，別一味的貪玩。晚上早些睡，天天上學，早些起來。你聽見了？」寶玉連忙答應幾個「是」，退出來，忙忙又去見王夫人，又到賈母那邊打了個照面兒。趕著出來，恨不得一走就走到瀟湘館纔好。剛進門口，便拍著手笑道：「我依舊回來了。」猛可裡倒嚇了黛玉一跳。紫鵲打起簾子，寶玉進來坐下。黛玉道：「我恍惚聽見你念書去了，這麼早就回來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噯呀！了不得！我今兒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麼？心上倒像沒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了。好容易熬了一天，這會子瞧見你們，竟如死而復生的一樣。真真古人說『一日三秋』，這話再不錯的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上頭去過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都去過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別處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沒有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也該瞧瞧他們去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這會子懶怠動了，只和妹妹坐著說一會子話兒罷。老爺還叫早睡早起，只好明兒再瞧他們去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坐坐兒，可是正該歇歇兒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那裡是乏，只是悶得慌。這會子們坐著，纔把悶散了，你又催我來。」

黛玉微微的一笑，因叫紫鵲：「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碗。二爺如今念書了，比不得頭裡。」紫鵲笑著答應，去拿茶葉，叫小丫頭子沏茶。寶玉接著說道：「還提什麼念書？我最厭這些道學話。更可笑的，是八股文章：拿他誣功名，混飯吃，也罷了，還要說代聖賢立言！好些的，不過拿些經書湊湊搭還罷了；更有一種可笑的，肚子裡原沒有什麼，東拉西扯，弄的牛鬼蛇神，還自以為博奧。這那裡是闡發聖賢的道理！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個，我又不肯違拗，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，但小時跟著你們兩村先生念書，也曾看過。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，也有清微淡遠的。那時候雖不大懂，也覺得好，不可一概抹倒。況且你要取功名，這個也清貴些。」寶玉聽到這裡，覺得不甚入耳，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，怎麼也這樣勢慾薰心起來？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，只在鼻子眼裡笑了一聲。

正說著，忽聽外面兩個人說話，卻是秋紋和紫鵲。只聽秋紋道：「襲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裡接去，誰知卻在這裡。」紫鵲道：「我們這裡纔沏了茶，索性讓他喝了再去。」說著，二人一齊進來。寶玉和秋紋笑道：「我就過去。又勞動你來找。」秋紋未及答言，只見紫鵲道：「你快喝了茶去罷。人家都想了一天了。」秋紋啞道：「呸！好混賬丫頭！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寶玉起身，纔辭了出來。黛玉送到屋門口兒，紫鵲在臺階下站著，寶玉出去，纔回房裡來。

卻說寶玉回到怡紅院中，進了屋子，只見襲人從裡間迎出來，便問：「回來了麼？」秋紋應道：「二爺早來了。在林姑娘那邊來著。」寶玉道：「今日有事沒有？」襲人道：「事卻沒有。方纔太太叫鴛鴦姐姐來吩咐我們：如今老爺發狠叫你念書，如有丫鬟們再敢和你玩笑，都要照著晴雯司棋的例辦。我想伏侍你一場，賺了這些言語，也沒什麼趣兒！」說著，便傷起心來。寶玉忙道：「好姐姐！你放心，我只好念書，太太再不說你們了。我今兒晚上還要看書，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。我要使喚，橫豎有麝月秋紋呢，你歇歇去罷。」襲人道：「你要真肯念書，我們伏侍你也是歡喜的。」

寶玉聽了，趕忙的吃了晚飯，就叫點燈，把念過的《四書》翻出來，「只是從何處看起？」翻了一本看去，章章裡頭，似乎明白；細按起來，卻不很明白。看著小註，又看講章，鬧到起更以後了，自己想道：「我在詩詞上覺得很容易，在這個上頭竟沒頭腦！」便坐著呆呆的默想。襲人道：「歇歇罷。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。」

寶玉嘴裡只管胡亂答應。麝月襲人纔伏侍他睡下，兩個纔也睡了。及至睡醒一覺，聽得寶玉炕上還是翻來覆去。襲人道：「你還醒著呢麼？你倒別混想了，養養神，明兒好念書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也是這樣想，只是睡不著，你來給我揭去一層被。」襲人道：「天氣不熱，別揭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心裡煩躁的很。」自把被窩褪下來。襲人忙爬起來按住，把手去他頭上一摸，覺得微微有些發燒。襲人道：「你別動了，有些發燒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可不是？」襲人道：「這是怎麼說呢！」寶玉道：「不怕，是我心煩的原故，你別吵嚷。省得老爺知道了，必說我裝病逃學；不然，怎麼病的這麼巧？明兒好了，仍到學裡去，就完事了。」襲人也覺得可憐，說道：「我靠著你睡罷。」便和寶玉搥了一回脊梁，不知不覺，大家都睡著了。直到紅日高升，方纔起來。寶玉道：「不好了，晚了。」急忙梳洗畢，問了安，就往學裡來了。代儒已經變著臉，說：「怪不得你老爺生氣，說你沒出息。第二天你就懶惰。這是什麼時候纔來？」

寶玉把昨兒發燒的話說了一遍，方過去了，仍舊念書。到了下晚，代儒道：「寶玉，有一章書，你來講講。」寶玉過來一看，卻是「後生可畏」章。寶玉心上說：「這還好！幸虧不是《學》《庸》。」問道：「怎麼講呢？」代儒道：「你把節旨句子細細兒講來。」寶玉把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，說：「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，教他及時努力，不要弄到一一」說到這裡，抬頭向代儒一看。代儒覺得了，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只管說，講書是沒有什麼避忌的。《禮記》上說：『臨文不諱』。只管說，不要弄到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不要弄到老大無成。先將『可畏』二字激發後生的志氣，後把『不足畏』，三字警惕後生的將來。」說罷，看著代儒。代儒道：「也還罷了。串講呢？」寶玉道：「聖人說：人生少時，心思才力，樣樣聰明能幹，實在是可怕的，那裡的定他後來的日子，不像我的今日？若是悠悠忽忽，到了四□歲，又到五□歲，既不能夠發達：這種人，雖是他後生時像個有用的，到了那個時候，這一輩子就沒有人怕他了。」代儒笑道：「你方纔節旨講的倒清楚，只是句子裡有些孩子氣。『無聞』二字，不是不能發達做官的話。『聞』是實在自己能夠明理見道，就不做官也是有聞了；不然，古聖賢有『遯世不見知』的，豈不是不做官的人？難道也是無聞麼？『不足畏』是使人料得定，方與『焉知』的『知』字對針，不是怕的字眼。要從這裡看出，方能入細。你懂得不懂得？」寶玉道：「懂得了。」代儒道：「還有一章，你也講一講。」代儒往前揭了一篇，指給寶玉。寶玉看是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」。

寶玉覺得這一章卻有些刺心，便陪笑道：「這句話沒有什麼講頭。」代儒道：「胡說！譬如場中出了這個題目，也說沒有做頭麼？」寶玉不得已，講道：「是聖人看見人不肯好德，見了色，便好的了不得，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，人偏都不肯好他。至於那個色呢，雖也是從先天中帶來，無人不好的，但是德乃天理，色是人慾，人那裡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慾似的？孔子雖是歎息的話，又是望人回轉來的意思。並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，好的終是浮淺，直要像色一樣的好起來，那纔是真好呢。」代儒道：「這也講的罷了。我有句話問你：你既懂得聖人的話，為什麼正犯著這兩件病？我雖不在家中，你們老爺也不曾告訴我，其實你的毛病，我卻盡知的。做一個人，怎麼不望長進？你這會兒正是『後生可畏』的時候。『有聞』『不足畏』，全在你自己做去了。我如今限你一個月，把念過的舊書全要理清。再念一個月文章，以後我要出題目叫你作文章了。如若懈怠，我是斷乎不依的。自古道：『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』你好生記著我的話。」寶玉答應了，也只得天天按著功課幹去。不提。

且說寶玉上學之後，怡紅院中甚覺清淨閒暇，襲人倒可做些活計，拿著針線要繡個檳榔包兒。想這如今寶玉有了功課，丫頭們可也沒有飢荒了，早要如此，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？免死狐悲，不覺歎起氣來。忽又想到自己終身，本不是寶玉的正配，原是偏房。寶玉的為人，卻還拿得住；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，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身。素來看著賈母王夫人光景，及鳳姐兒往往露出話來，自然是黛玉無疑了。那黛玉就是個多心人。一一想到此際，臉紅心熱，拿著針不知戳到那裡去了。便把活計放下，走到黛玉處去探探他的口氣。

黛玉正在那裡看書，見是襲人，欠身讓坐。襲人也連忙迎上來，問：「姑娘這幾天身子可大好了？」黛玉道：「那裡能夠，不

過略硬朗些。你在家裡做什麼呢？」襲人道：「如今寶二爺上了學，屋裡一點事兒沒有，因此來瞧瞧姑娘，說說話兒。」

說著，紫鵲拿茶來。襲人忙站道：「妹妹坐著罷。」因又笑道：「我前兒聽見秋紋說，妹妹背地裡說我們什麼來著。」紫鵲也笑道：「姐姐信他的話？我說寶二爺上了學，寶姑娘又隔斷了，連香菱也不過來，自然是悶的。」襲人道：「你還提香菱呢！這纔苦呢！撞著這位『太歲奶奶』，難為他怎麼過！」把手伸著兩個指頭，道：「說起來，比他還利害，連外頭的脸面都不顧了。」黛玉接著道：「他也夠受了！尤二姑娘怎麼死了？」襲人道：「可不是？想來都是一個人，不過名分裡頭差些，何苦這樣毒？外面名聲也不好聽。」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裡說人，今聽此話有因，心裡一動，便說道：「這也難說。但凡家庭之事，『不是東風壓了西風，就是西風壓了東風。』」襲人道：「做了旁邊人，心裡先怯，那裡倒敢欺負人呢？」

說著，只見一個婆子在院裡問道：「這裡是林姑娘的屋子麼？那位姐姐在這裡呢？」雪雁出來一看，模糊認的是薛姨媽那邊的人，便問道：「作什麼？」婆子道：「我們姑娘打發來給這裡林姑娘送東西的。」雪雁道：「略等等兒。」雪雁進來回了黛玉，黛玉便叫領他進來。

那婆子進來請了安，且不說送什麼，只是覷著眼瞧黛玉。看的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，因問道：「寶姑娘叫你來送什麼？」婆子方笑著回道：「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枝來。」回頭又瞧見襲人，便問道：「這位姑娘，不是寶二爺屋裡的花姑娘麼？」襲人笑道：「媽媽怎麼認的我？」婆子笑道：「我們只在太太屋裡看屋子，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，所以姑娘們都不大認得。姑娘們碰著到我們那邊去，我們都模糊記得。」說著，將一個瓶兒遞給雪雁，又回頭看看黛玉，因笑著向襲人說：「怨不得我們太太說，這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，原來真是天仙似的！」襲人見他說話造次，連忙岔道：「媽媽，你乏了，坐坐吃茶罷。」那婆子笑嘻嘻的道：「我們那裡忙呢，都張羅琴姑娘的事呢。姑娘還有兩瓶荔枝，叫給寶二爺送去。」說著，顛顛巍巍告辭出去。

黛玉雖惱這婆子方纔冒撞，但因是寶釵使來的，也不好怎麼樣他，等他出了屋門，纔說一聲道：「給你們姑娘道費心。」那老婆子還只管嘴裡咕咕囁囁的說：「這樣好模樣兒，除了寶玉，什麼人擊受的起！」黛玉只裝沒聽見。襲人笑道：「怎麼人到了老來，就是混說白道的，叫人聽著又生氣，又好笑。」一時，雪雁拿過瓶子來給黛玉看。黛玉道：「我懶怠吃，拿了擱去罷。」又說了一回話，襲人纔去了。

一時，晚粧將卸，黛玉進了套間，猛抬頭看見了荔枝瓶，不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一番混話，甚是刺心。當此黃昏人靜，千愁萬緒，堆上心來。想起自己身子不牢，年紀又大了，看寶玉的光景，心裡雖沒別人，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見有半點意思，深恨父母在時，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。」又轉念一想道：「倘若父母在時，別處定了婚姻，怎能夠似寶玉這般人材心地？不如此時尚有可圖。」心內一上一下，輾轉纏綿，竟像轆轤一般。歎了一回氣，掉了幾點淚，無情無緒，和衣倒下。不知不覺，只見小丫頭走來說道：「外面兩村賣老爺請姑娘。」黛玉道：「我雖跟他讀過書，卻不比男學生，要見我做什麼？況且他和舅舅往來，從未提起，我也不必見的。」因叫小丫頭回覆：「身上有病，不能出來，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。」小丫頭道：「只怕要與姑娘道喜，南京還有人來接。」

說著，又見鳳姐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寶釵等都來笑道：「我們一來道喜，二來送行。」黛玉慌道：「你們說什麼話？」鳳姐道：「你還裝什麼呆？你難道不知道林姑爺陞了湖北的糧道，娶了一位繼母，分合心合意。如今想著你擱在這裡，不成事體，因托了賈兩村作媒，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麼親戚，還說是續絃。所以著人到這裡來接你回去，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。都是你繼母作主。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，還叫你璉二哥哥送去。」說得黛玉一身冷汗。

黛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裡做官的樣子，心上急著，硬說道：「沒有的事，都是鳳姐姐混鬧！」只見邢夫人向王夫人使個眼色兒：「他還不信呢，俗們走罷。」黛玉含著淚道：「二位舅母坐坐去。」眾人不言語，都冷笑而去。

黛玉此時心中乾急，又說不出來，哽哽咽咽，恍惚又是和賈母在一處的似的，心中想道：「此事惟求老太太，或還有救。」於是兩腿跪下去，抱著賈母的腿，說道：「老太太救我！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。況且有了繼母，又不是我的親娘，我是情願跟著老太太一塊兒的。」但見賈母呆著臉兒笑道：「這個不干我的事。」黛玉哭道：「老太太，這是什麼事呢！」老太太道：「續絃也好，倒多得一副粧奩。」黛玉哭道：「我在老太太跟前，決不使這裡分外的閒錢，只求老太太救我！」賈母道：「不中用了。做了女人總是要出嫁的，你孩子家不知道，在此地終非了局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在這裡，情願自己做個奴婢過活，自做自吃，也是願意。只求老太太作主！」見賈母總不言語，黛玉又抱著賈母哭道：「老太太！你向來最是慈悲的，又最疼我的，到了緊急的時候兒，怎麼全不管？你別說我是你的外孫女兒，是隔了一層了；我的娘是你的親生女兒，看我娘分上，也該護庇些！」說著，撞在懷裡痛哭。聽見賈母道：「鴛鴦，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，我被他鬧乏了。」

黛玉情知不是路了，求之無用，不如尋個自盡，站起來，往外就走。深痛自己沒有親娘，便是外祖母與舅母姊妹們，平時何等待的好，可見都是假的。又一想：「今日怎麼獨不見寶玉？或見他一面，看他還有法兒。」便見寶玉站在面前，笑嘻嘻的說：「妹妹大喜呀！」黛玉聽了這一句話，越發急了，也顧不得什麼了，把寶玉緊緊的拉住，說：「好！寶玉，我今日纔知道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！」寶玉道：「我怎麼無情無義？你既有了人家兒，俗們各自幹各自的了。」黛玉越聽越氣，越沒了主意，只得拉著寶玉，哭道：「好哥哥！你叫我跟了誰去？」寶玉道：「你要不去，就在這裡住著。你原是許了我的，所以你纔到我們這裡來。我待你是怎麼樣的，你也想想。」

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許過寶玉的，心內忽又轉悲作喜，問寶玉道：「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，你到底叫我去不去？」寶玉道：「我說叫你住下。你不信我的話，你就瞧瞧我的心！」說著，就拿著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劃，只見鮮血直流。黛玉嚇得魂飛魄散，忙用手握著寶玉的心窩，哭道：「你怎麼做出這個事來？你先來殺了我罷！」寶玉道：「不怕！我拿我的心給你瞧。」還把手在劃開的地方兒亂抓。黛玉又顛又哭，又怕人撞破，抱住寶玉痛哭。寶玉道：「不好了！我的心沒有了，活不得了！」說著，眼睛往上一翻，咕咚就倒了。黛玉拼命放聲大哭，只聽見紫鵲叫道：「姑娘，姑娘！怎麼壓住了？快醒醒兒，脫了衣服睡罷。」

黛玉一翻身，卻原來是一場惡夢。喉間猶是哽咽，心上還是亂跳，枕頭上已經濕透，肩背身心，但覺冰冷，想了一回，「父母死的久了，和寶玉尚未放定，這是從那裡說起？」……又想夢中光景，無倚無靠，再真把寶玉死了，那可怎麼樣好？一時痛定思痛，神魂俱亂。又哭了一回，遍身微微的出了一點兒汗。扎掙起來，把外單大襖脫了，叫紫鵲蓋好了被窩，又躺下去。翻來覆去，那裡睡得著？只聽得外面淅淅颯颯，又像風聲，又像雨聲。又停了一會子，又聽得遠遠的吆呼聲兒，卻是紫鵲已在那裡睡著鼻息出入之聲。自己扎掙著爬起來，圍著被坐了一會，覺得窗縫裡透進一縷涼風來，吹得寒毛直豎，便又躺下。正要朦朧睡去，聽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家雀兒的聲兒，啾啾唧唧，叫個不住。那窗上的紙，隔著簾子，漸漸的透進清光來。

黛玉此時已醒得雙眸炯炯，一會兒咳嗽起來，連紫鵲都咳嗽醒了。紫鵲道：「姑娘，你還沒睡著麼？又咳嗽起來了。想是著了風了。這會兒窗戶紙發青了，也待好亮起來了。歇歇兒罷，養養神，別儘著想長想短的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何嘗不要睡？只是睡不著。你睡你的罷。」說了，又嗽起來。

紫鵲見黛玉這般光景，心中也自傷感，睡不著了。聽見黛玉又嗽，連忙起來，捧著痰盒。這時天已亮了。黛玉道：「你不睡了麼？」紫鵲笑道：「天都亮了，還睡什麼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既這樣，你就把痰盒兒換了罷。」

紫鵲答應著，忙出來換了一個痰盒兒，將手裡的這個盒兒放在桌上，開了套間門出來，仍舊帶上門，放下撒花軟簾，出來叫醒雪雁。開了屋門去倒那盒子時，只見滿盒子痰，痰中有些血星，嚇了紫鵲一跳，不覺失聲道：「噯呀！這還了得！」黛玉裡面接著問：「是什麼？」紫鵲自知失言，連忙改說道：「手裡一滑，幾乎擱了痰盒子。」黛玉道：「不是盒子裡的痰有了什麼？」紫鵲道：「沒有什麼。」說著這句話時，心中一酸，那眼淚直流下來，聲兒早已岔了。

黛玉因為喉間有些甜腥，早自疑惑；方纔聽見紫鵑在外邊詫異，這會子又聽見紫鵑說話，聲音帶著悲慘的光景，心中覺了八九分，便叫紫鵑：「進來罷，外頭看冷著。」紫鵑答應了一聲，這一聲更比頭裡淒慘，竟是鼻中酸楚之音。黛玉聽了，冷了半截。看紫鵑推門進來時，尚拿絹子試眼。黛玉道：「大清早起，好好的為什麼哭？」紫鵑勉強笑道：「誰哭來？這早起起來，眼睛裡有些不舒服。姑娘今夜大概比往常醒的時候更多罷？我聽見咳嗽了半夜。」黛玉道：「可不是？越要睡，越睡不著。」紫鵑道：「姑娘身上不大好，依我說，還得自己開解著些。身子是根本，俗語說的：『留得青山在，依舊有柴燒。』」況這裡自老太太、太太起，那個不疼姑娘？」只這一句話，又勾起黛玉的夢來，覺得心裡一撞，眼中一黑，神色俱變。紫鵑連忙端著痰盒，雪雁拋著脊梁。半日，纔吐出一口痰來，痰中一縷紫血，簌簌亂跳。紫鵑雪雁臉都嚇黃了。兩個旁邊守著，黛玉便昏昏躺下。紫鵑看著不好，連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。

雪雁纔出屋門，只見翠縷翠墨兩個人笑嘻嘻的走來。翠縷便道：「林姑娘怎麼這早晚還不出門？我們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姑娘屋裡，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景兒呢。」雪雁連忙擺手兒。翠縷翠墨二人倒都嚇了一跳，說：「這是什麼原故？」雪雁將方纔的事一一告訴他二人。二人都吐了吐舌頭兒，說：「這可不是玩的！你們怎麼不告訴老太太去？這還了得！你們怎麼這麼糊塗？」雪雁道：「我這裡纔要去，你們就來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聽紫鵑叫道：「誰在外頭說話？姑娘問呢。」三個人連忙一齊進來。翠縷翠墨見黛玉蓋著被，躺在床上，見了他二人，便說道：「誰告訴你們了，你們這樣大驚小怪的？」翠墨道：「我們姑娘和雲姑娘纔都在四姑娘屋裡，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圖兒，我們來請姑娘。不知道姑娘身上又欠安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也不是什麼大病，不過覺身子略軟些，躺躺兒就起來了。你們回去告訴三姑娘和雲姑娘：飯後若無事，倒是請他們到這裡坐坐罷。寶二爺沒到你們那邊去？」二人答道：「沒有。」翠墨又道：「寶二爺這兩天上學了，老爺天天要查功課，那裡還能像從前那麼亂跑呢？」黛玉聽了，默然不言。二人又略站了一回，都悄悄的退出來了。

且說探春湘雲正在惜春那邊評論惜春所畫「大觀園圖」，說：這個多一點，那個少一點；這個太疏，那個太密。大家又議著題詩，著人去請黛玉商議。正說著，忽見翠縷翠墨二人回來，神色匆忙。湘雲便先問道：「林姑娘怎麼不來？」翠縷道：「林姑娘昨日夜裡又犯了病了，咳嗽了一夜。我們聽見雪雁說，吐了一盒子痰血。」探春聽了，詫異道：「這話真麼？」翠縷道：「怎麼不真！」翠墨道：「我們剛纔進去去瞧了瞧，顏色不成顏色，說話兒的氣力兒都微了。」湘雲道：「不好的這麼著，怎麼還能說話呢？」探春道：「怎麼你這麼糊塗！不能說話，不是已經——」說到這裡卻咽住了。惜春道：「林姐姐那樣一個聰明人，我看他總有些瞧不破，一點半點兒都要認起真來。天下事那裡有多少真的呢？」探春道：「既這麼著，僇們都過去看看。倘若病的利害，僇們也過去告訴大嫂子，回老太太，傳大夫進來瞧瞧，也得個主意。」湘雲道：「正是這樣。」惜春道：「姐姐們先去，我回來再過去。」

於是探春湘雲扶了小丫頭，都到瀟湘館來。進入房中，黛玉見他二人，不免又傷起心來。因又轉念，想起夢中，「連老太太尚且如此，何況他們？況且我不請他們，他們還不來呢！」心裡雖是如此，臉上卻礙不過去，只得勉強令紫鵑扶起，口中讓坐。

探春湘雲都坐在床沿上，一頭一個，看了黛玉這般光景，也自傷感。探春便道：「姐姐怎麼身上又不舒服了？」黛玉道：「也沒什麼要緊，只是身子軟得很。」紫鵑在黛玉身後，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盒兒。湘雲到底年輕，性情又兼直爽，伸手便把痰盒拿起來看。不看則已，看了嚇的驚疑不止，說：「這是姐姐吐的？這還了得！」

初時黛玉昏昏沉沉，吐了也沒細看；此時見湘雲這麼說，回頭看時，自己早已灰了一半。探春見湘雲冒失，連忙解說道：「這不過是肺火上炎，帶出一半點來，也是常事。偏是雲丫頭，不拘什麼就這樣蝎蝎螫螫的！」湘雲紅了臉，自悔失言。

探春見黛玉精神短少，似有煩倦之意，連忙起身說道：「姐姐靜靜的養養神罷。我們回來再瞧你。」黛玉道：「累你二位惦著。」探春又囑咐紫鵑：「好生留神侍候姑娘。」紫鵑答應著。探春纔要走，只聽外面一個人嚷起來。

未知是誰，下回分解。